

# 從重慶到紐約

陳琅予

我家歷代務農，直至我祖父敬公，幼時才獲得啓蒙讀書的機會。因此我父親琦正公乃能由安徽遊學至江蘇，在江蘇法政學堂畢業，法政學堂即中央政治學校前身校址，沒想到我也在中央政校讀書工作有七年之久。母親陳朱佩蘭女士，享年最高。內子張敏緹女士，係中央軍校政治科十六期畢業，曾在南京市地政局工作，經友人介紹與她相識，隨由友誼進而結婚。小兒德厚，自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畢業後，在紐澤西A.T.T.公司擔任研究部份一主管；長子秉厚係學電機，現已在紐約電腦公司擔任高級工程師之職。我在家庭中排行是「老么」，生於民國三年，所以我的姪兒年齡有的比我還大。我的哥哥姊姊等，仍陷身匪區，想可能已逝世或年邁，因未通音訊，不知情況如何。但男女姪兒等都隨政府來臺，我曾盡可能協助他們來美，現大部份住在紐約附近地區。對日抗戰前，一度在「民生報」擔任校對工作，暇時在「新村副刊」寫一點散文或雜記。每次拿到稿費七、八角，頗受鼓勵。

我有一表親在金陵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圖書館館長及祕書長（相當於副校長職位），介紹我在祕書處工作。我因在青年會夜校學過一年多中文速記課程，他們頗為欣賞此一新學識。在職時與校長陳裕光博士相處頗好，有時代表他出席校外不重要的集會。他的演講稿都是我整理，後來他

做南京市議長，惜未隨政府來臺，傳聞已被毛共「鬥爭」死了。

抗戰軍興後，隨學校到重慶及成都，那時金陵大學經費困難，實行減薪，適另有同事介紹我赴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上尉訓育組幹事，因該校發薪不打折扣，後轉任成都行轅政治部少校速記。在服務期間，並參加中訓團新聞研究班受訓。受訓結束後，因我父母已自武昌經貴州來重慶，我因久念雙親，隨在小溫泉中央政治學校教務處工作，嗣調總務處人事科服務，後繼任科長及人事室組長與主任等職。並承馬星野老師要我在新聞專修科兼教中文速記。目前這一科的畢業同學，有的已躋於要人之列了；但有一位同學，屬於簡任實職主管大員，每次來函或介紹人來晤談，仍稱我為「老師鈞鑒」等恭敬辭句，求之今日恐不可多得啦。

勝利還都後，因在政校服務太久了，遂轉任中央合作金庫工作，此機構由陳果夫先生領導，係一新興銀行業務，我擔任領組（所謂領組者乃領導一組之工作，相當於組長職位）工作，並參加該庫主辦的「會計業務人員訓練班」受訓兩個月。在服務期間，頗為愉快，因無經濟上之困難及人事上之煩擾所致。共匪倡亂，政府不得不進入戡亂階段，我們的合作金庫總庫由六百多職員，緊縮到卅幾位同事，我很幸運的仍留在庫中工

作，並準備赴上海，後來移到廣州，又要遷重慶，因重慶天氣不好，我曾住在那裏太長的時間，不想再去，只好請求遣散來臺灣。在臺灣最初是臺灣省生管會擔任文書工作，不到半年就轉到物調會辦人事，並擔任人事室考核課長。

在電力公司服務，那是偶然的一個機會，得與該公司董事長朱一成先生相識，他要我先做試用人員，既無名義，薪金也比物調會為少。其時他問我幹不幹？我對電力公司業務認為很新奇，當下願意一試，三個月試用完了，適該公司成立員工訓練所，就派我擔任訓導組長，後又改派為訓練所副主任兼訓導組長，因正主任是一位協理兼任，不在所內辦公，一切由我全權代辦。為的是求好心切，差不多好幾個月才回家一次，日夜都住在訓練所，與學員共同生活。那是一所很漂亮清潔的新建築物，住在其中，也算是一種享受。我把過去受訓的經驗，截長補短，運用於該所，也發展我一點小「抱負」。約有六年多時間，直到我出國時，一共訓練了一千五百餘人。

在訓練所教學相長的情形下，獲益匪淺；同時每個月並編有通訊刊物一種，由我主編。那時活力充沛，幾千字的刊物實在不費多大力氣。我離開訓練所，那個刊物也就結束了。

出國時遭遇許多困難，幸而前教育部長程天放先生代我申請學校。新研班同學馮楚子兄為我

介紹一位朋友，借半數保證金（一千二百元），陳以令、袁際九兩兄忙着爲我寫介紹信，盛情至感，令人難忘。

在美國一眨眼的時間，就住了將近廿多年，愧無成就，但先後在紐約大學、密蘇里的華盛頓大學及紐約社會科學研究院，研讀英文及社會學等課程。後來爲容易找到工作，就學一點愛克司光課程，沒想到以後就擔任這種工作，除了白天在醫院服務，晚上又兼了一個相同的工作。其間曾一度在聯合國擔任臨時工作人員，這是爲增加收入，以便接家眷出國，在美國聚。十年前我國移民來美至爲不易，不如現在每年可以有兩萬名移民額，那時只有一百名左右，真是困難萬分。

在紐約遇到的新研班同學，只有兩位：一是何名忠兄，一是陳以令兄。名忠兄寫信要我在飛機場接他，但他告訴我的時間有錯，原來想要返家，繼之一想，我不接他，他一定感到人地生疏，紐約雖繁華，但却是一個壞碼頭，因此我一直

足慰懷念之思了。

成

語

追

踪

(十三) 何宇白

風部——風（續一七三期）

「風霜高節」，喻貞固不畏艱苦，「後漢書，盧植傳」：「風霜以別草木之性，危亂而見貞良之節。」

「風聲鶴唳」，謂疑懼得很，「晉書，謝

玄傳」，提到領兵百萬，投鞭可以斷流的前秦主苻堅，在淝水與東晉作戰，竟遭大敗，奔退時，聽到風聲鶴唳，竟以爲晉兵在後追來呢！

「風櫛雨沐」，喻甚爲勞苦，與「櫛風沐雨」義同，「元史禮樂志」：「相我祖宗，風櫛雨沐。」

「風颯胸滿」，身熱胸中煩懣不解。「史記太倉公傳」：「風颯胸滿，卽爲葯酒。」

「風靡一時」，喻皆相附和，猶隨風而靡一般，「史記，淮陰侯傳」：「發使使燕，燕從風而靡。」今以某事物爲大眾所欣賞採用，亦可稱之爲「風靡一時」。

「風韻猶存」，雖然「風韻」係指名士的風度韻致，如「齊書」說孔稚圭風韻清疎，好文詠，飲酒七八斗。「李白詩」稱道潘公風韻逸江左，文章動海隅。可是「風韻猶存」大多

用以形容女人年齡雖大，但風度不減，如：「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。」

「風櫛陣馬」，喻勇壯，也可喻文字遒健，「全唐詩話」，杜牧之序李賀文集云：「風櫛陣馬，不足爲其勇也；瓦棺篆鼎，不足爲其古也。」

「風簷寸暑」，形容試場中時間既短，場屋又不蔽風雨。「文天祥詩」：「風簷展書讀」，「歐陽修詩」：「與日爭寸暑。」

「風騷遺韻」，指詩文之事，「竹林詩評」：「張衡四愁，遙衷耿慕，猶風（詩經）騷（楚辭）之遺韻也。」

「風鬢雨鬢」，猶「櫛風沐雨」，「異聞集」——柳毅對洞庭君說：「毅昨下第，閒驅涇水之涘，見大王愛女，牧羊於野，風鬢雨鬢，所不忍視。」

「風吹雞蛋殼，財去人安樂」，俗諺，這兩句話雖屬民間俚語，而意味深長，有多層次的涵蓋，只要過來人，自然有所體會。

「風箏放得高，跌下來一團糟」，俗諺，也是深入淺出的人生哲理。除了「放過風箏」的人，不易瞭解的。